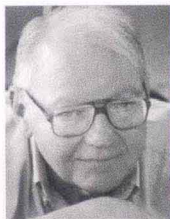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书系

陶德麟、汪信砚主编

文化批判与乌托邦重建

——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研究



Cultural Criticism and Reconstruction
of Utopia:

A Study on Jameson's Cultural
Politics of Late Marxism

梁 苗 著

Fredric
Jameson

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文化批判与乌托邦重建

文化批判与乌托邦重建

——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研究



Cultural Criticism and Reconstruction
of Utopia:
A Study on Jameson's Cultural
Politics of Late Marxism

梁 苗 著

Fredric
Jameson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批判与乌托邦重建——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研究/梁 苗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书系)

ISBN 978-7-01-011938-0

I. ①文… II. ①梁… III. ①詹姆逊,F.-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政治学-研究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8975 号

文化批判与乌托邦重建

WENHUA PIPAN YU WUTUOBANG CHONGJIAN

——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研究

梁 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25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1938-0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属于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与改革专项资助项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书系” 已出书目：

《世界历史与和谐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研究》

赵士发著（已出）

《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李佃来著（已出）

《文化批判与乌托邦重建——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研究》

梁苗著（已出）

《马克思的个人概念》 李志著（即出）

《马克思哲学中的物权问题》 刘海江著（即出）

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褊狭宗派理论。凡是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从其产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一直处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交锋和斗争之中。这种情形,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西方思想界再次得到了集中呈现,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假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来说,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会这样那样地攻击、诋毁马克思主义哲学;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能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但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常常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有这样那样的误读或曲解;而假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原则上的区别,它们本质上属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反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却仍然宣称自己所坚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自身的发展,既要正视和回答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诘难和挑战,也要着力研究当代实践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提出的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回答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诘难和挑战、研究社会实践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的。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井喷式发展中,有一种非常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很值得关注。这一研究既不像利奥塔、德里达等人那样废黜或解构马克思主义,也不像拉克劳、莫菲那样先把马克思主义予以解构而后再加以重构,而是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研究和批判。在这方面,比较著名的有詹姆逊、伊格尔顿、德里克、凯尔纳等人。其中,詹姆逊更是一位代表性人物,被称为“可能是当今用英语写作的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也被认为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著称的批判理论传统的最前卫

的辩护者。研究这些新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无疑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的作者梁苗是我的学生,她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善于思考,勤奋钻研,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浓厚兴趣并做了较深入的个案研究。本书正是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的。该书以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詹姆逊的研究来把握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发展状况。作为导师,我指导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也见证了她艰辛的研究过程。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国内关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新进展的读者来说,一定会有所助益。

从总体上看,我认为这本专著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该书是国内第一部整体性研究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思想的专著。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中,詹姆逊的文化政治学思想素以庞杂著称,在内容上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美学、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其理论几乎覆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各种重要问题,其论证方式似天马行空而不易把握,其语言表述和写作风格则表现出向快速和肤浅的阅读挑战而刻意追求辩证语句的制作的特点。国内学者对詹姆逊思想的研究,最早从文艺学、美学等学科领域开始,之后扩展到哲学界。但是,以往人们对詹姆逊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对后现代主义的论述和文化理论上,很少有人从整体上关注詹姆逊的思想全貌,这就有割裂和曲解詹姆逊的思想的危险。本书的作者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在全面掌握和研读詹姆逊各个时期主要著作的基础上,作者从詹姆逊庞杂的理论体系中清理出一条中心线索,并以此线索清晰地勾画出了这一理论体系的根基和结构,指明了作为根基的资本扩张逻辑与作为表征的文化逻辑共同构成了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基础和核心。抓住这一中心线索,作者从分析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哲学传统出发,探讨了詹姆逊在哲学传统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继承关系,系统研究了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全球化、后现代性及乌托邦等问题上的观点,宏观而又细致地展现了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全貌、精髓及其政治指向。这对我们准确把握詹姆逊的思想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该书是一部关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前沿的研究性专著。

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詹姆逊以及与其有大致相同理论旨趣的伊格尔顿、德里克和凯尔纳等人,被称为“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处理的方式上,他们的理论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根本分歧。他们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接过意识形态文化批判的大旗和总体性分析方法,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产方式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坚持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分析和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他们中的佼佼者之一,詹姆逊的文化批判思想、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以及对全球化内在逻辑和后现代语境中乌托邦重建等问题的分析都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说,作者从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研究詹姆逊的思想是相当敏锐和具有前瞻性的,它不仅有助于准确地把握和阐释詹姆逊文化政治学理论的实质,而且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该书虽有自己明确的研究主题,但涉及的问题却十分广泛。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把握到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的研判,从对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理解到对作为个案的詹姆逊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整体性研究,使该书的内容显得非常丰富。在书中,作者分别探讨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当代新兴的后现代理论及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理论。对这些理论的理解本身就是前沿性的难题,要游刃有余地驾驭十分不易。该书作者能够在总体上清晰地表述这些理论,合理地分析和判定这些理论,紧紧围绕自己的主题对这些理论作出自己的思考,提出新颖的见解,这是十分难得的。

该书在形式上也比较规范,材料翔实,结构合理,论证较充分,文字流畅,表现出作者具有很好的理论功底和较强的科研能力。

当然,我并不认为该书就是十全十美的。就国内学术界的现状来说,对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包括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思想的研究,尚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希望作者能够把这个课题继续做下去,并祝愿她能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汪信砚

2012年12月于武汉大学

目 录

序 汪信砚 /1

导论 走近詹姆逊 /1

- 一、当前时代及话语的转型 /2
- 二、詹姆逊其人 /5
- 三、研究追溯 /13
- 四、关于本书 /19

第一章 建构方法:转向马克思主义 /22

第一节 政治与学术的诉求 /23

- 一、在马克思主义缺席的语境中走向萨特 /23
- 二、成为参与型知识分子的“筹划” /26
- 三、在寻找方法中转向马克思主义 /28

第二节 辩证批评:形式与内容的内在统一 /29

- 一、辩证法:非神秘化的一种方式 /30
- 二、新批评主义与英美哲学传统的缺陷 /33
- 三、走出“语言的牢笼” /35

第三节 “永远历史化” /39

- 一、历史:辩证批评的内在维度 /39
- 二、所有历史主义的基石:结构历史主义 /42
- 三、文本分析的三个层次 /45

第四节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学 /50

- 一、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 /51
- 二、当代文化研究的特点及缺陷 /52

三、一种新的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 /55

第二章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 /57

第一节 资本与文化 /58

- 一、资本的特性 /59
- 二、文化的本质和使命 /60
- 三、资本对文化的入侵 /62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 /66

- 一、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转向 /66
- 二、历史变迁与文化变迁 /68
- 三、马克思不是经济决定论者 /72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 /74

- 一、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早期关注 /75
- 二、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界定 /77
- 三、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断裂和连续性 /80

第四节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82

- 一、深度的消失 /82
- 二、历史意识的消失 /88
- 三、主体的消失 /90
- 四、距离感的消失 /94

第三章 全球化与后现代性 /97

第一节 全球化及其对文化的影响 /97

- 一、对全球化概念的解析 /98
- 二、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 /102

第二节 文化与金融资本 /109

- 一、金融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 /109
- 二、资本的抽象化与文化的抽象化 /112
- 三、金融资本的抽象化与后现代主义的抽象化 /115

第三节 后现代性的悖论 /116

- 一、时间的悖论 /118
- 二、空间的悖论 /120

三、乌托邦的悖论	/123
第四节 单一的现代性	/126
一、当前时代的倒退	/127
二、现代性的幽灵	/130
三、后现代的诡计	/135
第四章 重建乌托邦	/138
第一节 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的来源	/138
一、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传统的继承	/139
二、本雅明等人乌托邦思想对詹姆逊的影响	/141
三、否定的辩证法与理性的乌托邦	/150
第二节 文化文本的乌托邦阐释	/156
一、“老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已经难善其用”	/156
二、肯定阐释与否定阐释	/160
三、对大众文化的双重阐释	/163
第三节 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	/167
一、空间时代的到来	/167
二、资本主义的空间转变	/170
三、后现代空间及其无方位性	/172
第四节 认知图绘的文化策略	/176
一、认知图绘与空间的总体性再现	/177
二、意识形态：空间总体性再现的机制	/180
三、认知图绘与社会主义政治	/183
第五章 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特点、缺陷和启示	/188
第一节 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特点	/188
一、坚持总体性方法	/189
二、文化研究与经济分析同时进行	/193
三、在后现代语境中重建乌托邦	/195
第二节 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内在缺陷	/199
一、“椅子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199
二、陷入总体性的陷阱：“赢家终败”	/202

三、对待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态度 /205

第三节 詹姆逊的文化政治学对中国当前文化建设的启示 /208

一、资本扩张与中国当前的文化生态 /208

二、积极应对大众文化的崛起 /212

三、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发展民族文化 /215

主要参考文献 /219

后 记 /224

导论 走近詹姆逊^①

詹姆逊对当代文化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称谓,存在着诸多版本。结合詹姆逊文化政治学的特点,我们选取其中的一个版本,即“晚期马克思主义”^②,并以此为基调来系统分析和研究詹姆逊的文化政治学。坚持经济分析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从资本的视角对文化进行批判研究,在后现代语境中进行乌托邦想象的重建,是詹姆逊文化政治学的核心。正是围绕着文化批判与乌托邦重建这两大主题,詹姆逊谨慎地寻求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形式,以期考察和理解当前时代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提供理论武器,回应和回击后现代主义及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解构,并重新肯定和

① 在国内,Fredric Jameson 通常被译为“詹姆逊”、“杰姆逊”、“詹姆森”、“詹明信”等。鉴于国内哲学界的惯用译名及学术规范的要求,我们使用“詹姆逊”这一译名。同时,为了一致起见,在本书中,我们将“Jameson”的所有译名都统一为“詹姆逊”。

② 本书使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既出自詹姆逊本人(See Fredric Jameson, *Late Marxism: Adorno, o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dialectic*, Verso, 1990),也借鉴了国内张一兵教授的界定(参见张一兵:《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福建论坛》2000年第4期;张一兵等:《晚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笔谈)》,《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需要指出的是,在詹姆逊那里,“晚期马克思主义”用于指称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对应于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最近阶段,而非最后阶段)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也有学者指出,“晚期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是詹姆逊借阿多诺在阐述自己的哲学主张,是詹姆逊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张一兵教授那里,“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指称范围扩大,不特指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詹姆逊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泛指由詹姆逊所开创的一种新的左派激进学术传统,其显著特征是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未变,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重要性和价值,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產方式构架来重新研究和解决当前时代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本书使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张一兵的界定。

阐扬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解放叙事。在“导论”部分,将首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说明本书写作的理由及意义,继而追溯詹姆逊文化政治学研究的课题史,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区分当代文化理论研究的三种话语,以明晰詹姆逊文化政治学的批判旨趣;其二是从詹姆逊文化政治学的立论根据出发,揭示并彰显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特质。其他需要交代的问题将在“导论”的最后部分予以说明。

一、当前时代及话语的转型

资本主义的生产即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这决定了资本的逻辑就是积累、扩张、商品化、利润最大化和竞争。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同时也存在着它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集中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所造成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它们构成资本主义不断深陷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同时也成为资本主义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并重获生机的契机。所以我们看到,虽然马克思曾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预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将会敲响,资本主义的外壳将会爆炸,剥夺者将要被剥夺,然而自 1825 年资本主义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我们眼见的事实却是:资本主义不仅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并且每次危机过后,资本主义都能通过在危机中的痛苦蜕变而进入到一个更大的活动范围,一个更广阔的投资、改造、控制和渗透的领域。

20 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发展亦是如此。经济上的大萧条最终引发了世界大战,但战后经济又在美国马歇尔计划和新科技革命的刺激下迅速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并且在更宽广的领域里获得了发展的机会。所不同的是,与 16 世纪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以来的整个现代化过程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种恢复和发展呈现出了截然不同于以往任何阶段的特征:它呈现为一种高度的现代化,呈现为资本的逻辑扩展到了文化领域。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与文化相互渗透。资本通过新的信息技术穿上了文化的外衣,而文化则开始与符号化、数字化和复制化等信息技术寸步不离,由此,经济利用文化来为自己获利,文化则利用经济来获得发展。西方有学者称此现象为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第二,文化被资本殖民。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以往的

现代化过程中还有资本长期无法侵入的领域,那么这个领域就是无意识,就是日常生活领域,即文化领域。但是现在,这一领域也委身于资本,不仅沦为资本获利的工具,还要通过与资本的合作来求得生存。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其他生产领域一样,文化成为普遍化了的商品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说法,文化产业化了。第三,经济全球化引发所谓“文化全球化”^①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由处于先发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全球化。通过跨国公司这个急先锋,西方发达国家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输入资本的同时,也输入其政治和文化,致使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都处于“麦当劳化”的危险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的这些新特征及其所带来的文化产业的扩张、文化资本和文化商品的流通、文化价值的对抗以及文化独立性的日渐削弱,使文化压迫问题及人之为人的文化本性问题现实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新的理论话语层出不穷,并被广泛冠之以“后”学。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从消费和媒体文化角度对社会发展中的抽象化进行了分析,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类象、影像或景观的符号世界,因此他声称要进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代替马克思强调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福柯(Michel Foucault)则致力于打破马克思的宏观政治理论。他认为,存在着多种权力及其支配形态,相应地,我们也应该有多种形式的斗争和反抗,因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将一切形式的压迫化简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不正确的,应该予以抛弃。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将沟通理性置于工具理性之上,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则用多元的、无主体的语言游戏向总体性宣战,德勒兹(Gilles Deleuze)、加塔里(Felix Guattari)则通过欲望之镜将人变成精神分裂的欲望机器,以期通过解放欲望来促成彻底的革命和人的解放。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话语之所以被冠以“后”学,是因

① “文化全球化”是一个歧义颇多的概念。在全球化是否包括文化领域的全球化、能不能讲“文化的全球化”这些问题上,目前争议很大。概括起来,主要存在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整体,它不仅仅表现为经济上的全球化,同时也表现为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全球化;另一种看法认为全球化无论怎么发展,也不可能导致文化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对于文化全球化这样复杂的问题,简单的肯定或者简单的否定都是有失偏颇的,需要的是对资本的变迁、文化的变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作出具体冷静的分析。

为它们都倾向于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某种深刻的历史断裂。

但是,在如何认知这种断裂的问题上,这些话语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依据后现代理论研究专家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贝斯特(Steven Best)的分析,这些“后”学话语可以大致划入两个阵营,一是极端的后现代理论阵营,一是重建的后现代理论阵营。前一个阵营的代表是鲍德里亚、德勒兹、加塔里、利奥塔、早期福柯等,后一个阵营的代表是哈贝马斯、詹姆逊、晚期福柯、德里克(Arif Dirlik)、哈维(David Harvey)等,也包括凯尔纳和贝斯特他们自己^①。在对待当前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问题上,前一个阵营的代表大多认为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和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形式;在此社会中,人们所承受的压迫已经不再是经济上的,不再是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而是文化上的。后一个阵营的代表则普遍认为,人们依然处于资本主义时代,物质生产依然处于基础性地位,文化上的压迫与控制并不能独立存在,而是源于资本的扩张渗透到了文化领域。所以,在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态度上,前一个阵营的代表认为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存在着彻底断裂,因而要求发展出全新的理论模式、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而后一个阵营的代表则坚决主张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并不存在彻底的断裂,而是强调它们之间与断裂并存的连续性,强调后现代是现代的一种发展、一种现代性内部的改变。在哲学话语上,前一个阵营的代表普遍抛弃马克思主义而转向尼采(Friedrick Nietzsche)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要求打破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界限,并且采用游戏性和戏谑性的话语和写作模式以颠覆传统学术所要求的标准和严肃性;后一个阵营的代表虽然不同程度地沾染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气息,但总体上却

^① 凯尔纳和贝斯特曾指出,这种身份上的划分并不是截然确定的,而只是依据他们理论中突出的、起重大影响的部分而作出的一种划分。例如福柯,虽然晚年承认启蒙理性的进步作用,并最终放弃对后现代的同情、遁入古希腊罗马尘封的浩瀚卷帙之中寻求重建主体的策略,但却是以其早年坚决拒斥总体性、主体性、连续性和元话语并全盘攻击现代的启蒙理性而产生巨大影响的。因此,一般来说,人们将福柯作为后现代思潮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来认识。福柯身上这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成分折中并存的特点,我们在德勒兹、加塔里那里也能够发现。而鲍德里亚、利奥塔等人的理论也并非是一致一致的。因此,对他们进行研究的焦点并不在于他们究竟属于哪一家,而在于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怎样的认识,取得了哪些成果,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又有哪些需要我们修正的地方。

依然坚持传统学术所要求的严肃性,主张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作出冷静的分析和判断。在革命策略的探索方面,前一个阵营的代表普遍放弃总体革命,他们或者建议以一种非中心化的政治联盟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如早期福柯),或者主张退回到旧的自由政治当中(如利奥塔),或者干脆放弃任何政治而退回到可耻的犬儒主义(如鲍德里亚);后一个阵营的代表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意识形态分析方法,主张把宏观的总体政治与微观的身份政治结合起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前一个阵营的代表抨击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宏大叙事和总体性理论,是一种以总体性、同一性、确定性压迫多样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的极权主义话语和恐怖主义哲学,并且纷纷告别马克思主义;而后一个阵营的代表则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的这个后工业阶段或消费阶段并不与马克思早期的分析相矛盾,恰恰相反,它是资本逻辑更加纯粹、更加发达、更加充分实现了的形式,是依然扎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资本主义形式,其文化上的表现即是后现代主义。^①

当前时代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历史变化?资本主义又究竟是否发生了断裂?这种断裂究竟是资本主义内部的阶段性变化,还是资本主义之后的根本性变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否像某些话语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已经过时?换言之,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色彩斑斓的后现代文化现象能否从文化自身得到阐明?诸多的后现代理论是否提出了可能的、有效的解放道路或者抵制策略?不管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不管上述两个阵营之间存在多么大的分歧,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在思想上的反应,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它们都道出了一个历史事实:当代资本主义的确变化了!那么,对于的确变化了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究竟还有言说的科学性吗?在对这一系列重大时代问题的思虑中,詹姆斯进入了笔者的视野。

二、詹姆斯其人

詹姆斯于1934年4月14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伊利河畔的克利夫兰城(Cleveland),1954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哈佛福特学院(Haverford

^① 参见詹姆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83—485页。